





百川學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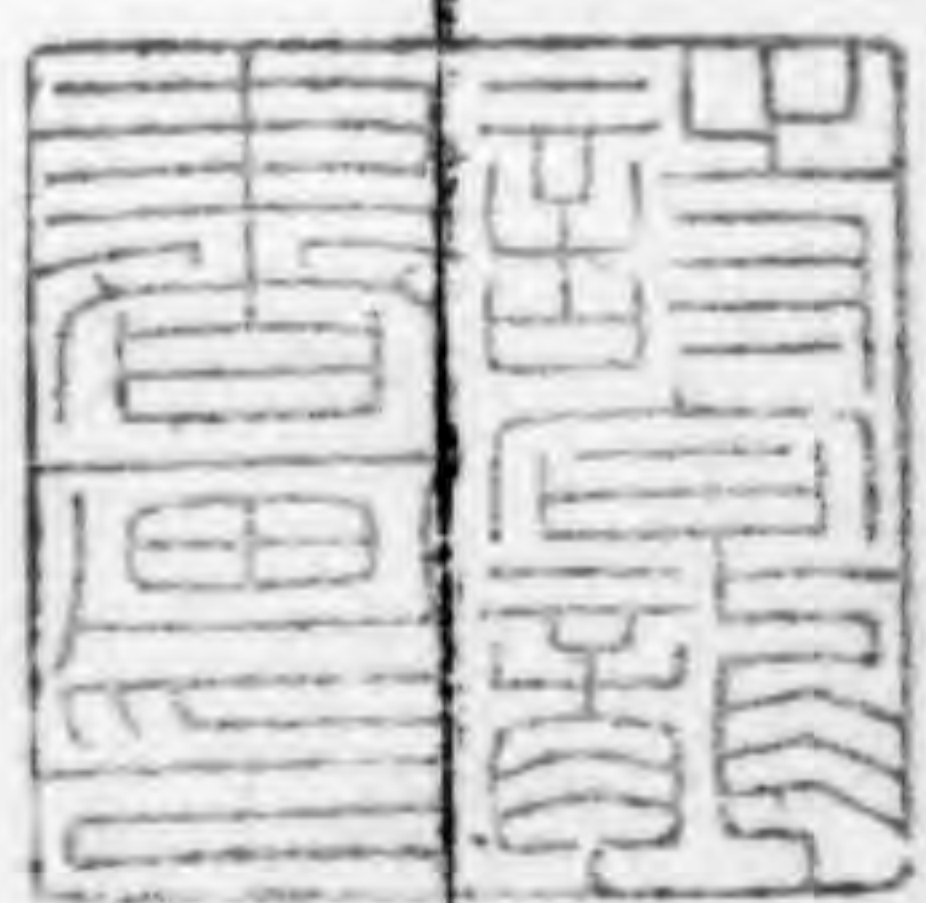
學齋佔年卷二





學齋佔畢第二卷

琴先於瑟



諸子之書最有害道而無稽者如韓非子書有云齊宣王問臣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也者以小絃為大學以大絃為小聲是細大易序貴賤易位儒者為害義故不能宣王曰善余因涉獵至此而大哂之烏乎非何為出是言且魯論一書孔子所言諸弟子所述言瑟而不言琴如孔子取瑟而歌曾點鼓瑟希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而非乃設巨倩之辭以為



儒者不能其誰欺乎或者又曰六經言皆兼琴瑟而  
孔門言瑟而不及琴何也曰示有先也舉琴而琴可  
知矣亦由六經兼言鳳皇論語止言鳳而不及皇蓋  
言而瑟琴可知言鳳而皇可見矣按世本曰伏羲作  
瑟黃帝作琴琴之作後於瑟也又按爾雅注疏瑟者  
發歌所用之樂器故先釋之琴為樂器通見詩書故  
此釋之詳此則見先後之序又如詩曰妻子好合如  
鼓瑟琴又如鹿鳴首章則曰鼓瑟吹笙其三章曰吹  
笙鼓琴琴固次於笙下義可見矣又禮記曰清廟之

瑟朱絃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也注謂此雅淡之  
樂世本又謂瑟者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而  
尸子亦謂夫瑟賢者以其義鼓之雖有暴君為之立  
變則尸子之審音過於非遠矣因並識之以洗韓非  
刑名之陋

飲食衣服今皆變古

飲食衣服有生之所不免也去古愈遠錯謬日甚姑  
夷考而筆其一二以免學者今嘗觀張橫渠語云曾  
看相國寺飯僧因嗟嘆以為三代之禮盡在是矣誠



哉斯言余亦曾觀成都華嚴閣下飯萬僧始盡得橫  
渠之所以三敷蓋其席地而坐不設椅卓即古之設  
筵敷席也未食先出上蓋孔子鄉黨所謂蔬食菜羹  
瓜祭必齋也朱文公注云陸氏魯論釋瓜字作必  
謂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  
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孔子雖薄物必祭祭必  
敬如齋嚴此聖人之誠余又於禮記及左傳有云子  
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遇我以禮吾祭作而  
曰蔬食不足祭也古人以此為禮今之腐儒匪惟不

能祭見有學者行之則指以瀟佛為笑是不曾讀書  
也而反使髡徒得竊吾教而堅持之又終食之間寂  
然無聲此子所謂食不語也只此三者非一代之禮  
而何及到石室亦看士人會飯則攫擊如猿猴者有  
之吼詈齊僕庖人者有之打損器皿者有之褻談喧  
笑視飯僧為有愧匪獨士也余嘗出入制總兩幕士  
夫會食亦猶是也得不動橫渠之嘆耶至如衣裳冠  
履則又乖甚古者有冠而無巾非無巾也蓋巾止以  
幕尊壘瓜果之用不加於首也故不經止言冠不至



於虞人亦以皮冠野老亦以黃冠是有簪導方為冠也至於罪人方去其冠而加黑幪後世之冠貴者則有通天遠遊方山之類民夫則有鷓鴣閒居則有竹皮鹿皮之類皆冠也以簪附之而亦謂巾幪稍稍施於執事賤人之首如庖人綠幪是也至晉人輕浮方有接羅白葛漉酒之巾然起於後漢郭林宗折角巾矣至於近代反以巾為礼而戴冠不巾者為非礼又朝服樸頭乃後魏狄製及後唐而施長脚以同伶優之賤以至於今士夫安之曾莫議其非者以至於履

舄則古有舄有履有屨而無靴故靴字不見於經至趙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履為靴而至今服之本朝徽宗政宣間嘗變靴為履矣至高宗時務反政宣之失仍變履為靴此由秦檜不知書而止知有靴狄為國爺也然冠履兩事反使今之道流得竊其似以堅靴不變凡閑居則以巾覆冠及謁見士夫并行科弁章則著冠而徹巾穿舄是三代之制尚於羽士見之至如上衣下裳各為長短之制衣才至膝裳乃褻也今之祭服是也後魏胡服便於鞍馬遂施褻於衣為橫



幅而綴於下謂之欄今之衣裳是也則戎狄之服也是數者學士大夫皆安之而莫或建議葦之匪惟不欲葦之至如慶元間四凶劾朱文公之疏以深衣冠履而為恠服妖服於乎可不哀哉痛哉姑筆之以使好古博雅知禮通方之士而正焉

孔子誅

宣聖之誅數處玄有不同左氏傳哀公十七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嘽嘽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而禮記檀弓乃云魯哀公誅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余位焉嗚呼痛哉尼父與左氏異而史記孔子世家與左傳所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卒哀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而止又與史記異大聖人之誅尚紛紛異同如此况其下者乎

成王冠頌

家語冠頌篇周公命祝雍作成王冠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達於年齒於時惠於財



親賢而仕能其頌曰今日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  
志心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求無極  
而晉張華博物志乃云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  
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侯近於義當於時惠  
於財任賢使能擣頭先帝光耀以奉皇天之嘉祿其  
不同如此不知張華何所據而與家語異耶然余攷  
六經中三代時未嘗有先帝之言秦以後方稱先帝  
則華為失據矣

麥秀之歌

史記箕子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  
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  
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子不與我好子世皆熟之矣然余嘗討論尚  
書大傳所載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蘄  
蘄兮禾黍之蠶蠶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  
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史記尚書傳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字惟尚書傳序與  
歌蘄蘄蠶蠶字不同宋王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



蕝子注麥芒也字之稍差不為要切但史記以為箕子而書大傳以為微子且稱父母之國尤為有理不知司馬何所據而與書傳抵牾耶

### 龍蛇之歌

史記世家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子推從者怜之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然不是處余嘗觀劉向新序乃云子推之詩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入深淵得其安所有蛇從之獨不得甘雨遷向相距不遠且向魏博洽羣書所載不同如此故並錄之云

### 坡詩不入律

黃魯直次東坡韻云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其尊坡公可謂至而自况可謂小矣而實不然其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人不入律也曹鄴雖小尚有篇四之詩入國風楚雖大國而三百篇絕無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騷稱為變風矣黃又嘗謂坡公文好罵謹不可學又指坡公文章妙一世



而詩句不迫古人信斯證也

### 漢遺文

唐柳宗直編西漢文章只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軼甚多今畧舉其一二如王褒祭金馬碧雞神文曰漢持節使王褒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歸徠歸徠漢德無疆見於後漢史西南夷傳注又漢西都特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塋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岳光厥銘何依王史威張載於張華博物志雖歐陽集古趙明誠金石錄亦遺此也如董仲舒日食祝見於周官大祝注此皆文辭簡言不可缺也故錄之以資博識之士有取焉

### 唐遺文

唐文多有遺軼要切者如宋璟梅花賦皮日休謂其清便富艷有南朝徐庾體因效之為桃花賦今皮之桃花賦尚傳而陳之梅花賦乃不傳又唐朱張曙中和間舉進士避難到巴州宴於廊樓坐中作擊甌賦極精工廊樓由賦顯名後人遂命之曰擊甌樓而此



賦亦不傳知姚鉉編唐文粹及蜀本唐三百家文粹  
唐七十家大全集及國初館閣所編文苑英華唐人  
花木音樂賦各有十餘卷而此兩賦俱不在惟擊甌  
則巴州郡樓尚有碑刻曾祖作邑粹特曾有墨本藏  
之家今兵火後碑亦壞矣恐其歲久則此賦亦泯沒  
無考故全錄之尚幾有得如廣平梅花賦則平生訪  
尋終不得見是可惜也後更博訪之今先錄張之賦  
於后云唐張曙擊甌賦并序宋玉九辯曰悼余生之  
不時今余不時也甲辰竄身巴南避許潰師郡刺史

甚懼接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巴江饌酒簇樂以相  
為娛言間有馬處士末至善擊甌者請即清譙爰聘  
妙絕處士審音以知聲余審樂以知化斯可以抑揚  
搖於頰挫匏竹運動節奏出鬼入神太守請余賦之  
余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酒酣賦筆乃為賦云器之  
為質兮白而貞水之為性兮柔而清水投器而有象  
器藉水而成声始因心而度曲俄應手以徵情莫不  
敲蕭熠燿撒按縱橫胡不自匏絲而起胡不從金石  
而生孰為節奏樂我生平何彼穠矣高樓燕喜叩寂



含商竊玄咀社拂騎井以連騫送楓汀之靡迤岳隈  
有雪彪休而雕虎揚睛潭上無風捷獵而金虬跋尾  
目運心語波回浪旋似欲奮而還駐差將窮而復連  
得不似驚沙斗鴈高柳鳴蟬董雙成青瑣鸞飢啄開  
珠網穆天子紅韉馬解踏破瓊田矜昭衡貯神清調  
古既嗟嘆之不足諒悲哀以為主誓不均單于臺畔  
和塞葉胡笳定不入宋玉筵中隨齊竽楚舞疾徐奮  
袂中折紫徂潺湲下隴底之泉鳴咽上岑陽之槽鶯  
隔溪而對語一浦花紅猿裊樹以哀吟千山月午斯

皆從有入無妙動玄樞灑颯則水心靈母丁當則枝  
杪真珠於是發春卉駭靈珠羞殺芳鈿葦金鐸愁聞  
兮鬼嘯神呼時也曲闌酒闌相迷霧隔覽故步以躑  
躅有餘聲而滴漉臨流而欲去依依轉首而相看脉  
脉太守曰遭此良辰好樂還淳諷賦已勞於進讀詎  
歌為序其芳塵余乃歌曰江風起兮江樓春千里萬  
里兮愁殺人樓前芳草兮闔山道以上孤帆兮楊柳  
津是何貺我兮擊拊眷我兮殷勤回首而漁翁鼓枻  
凝眸而思婦霞巾夫當筵一曲人生一世何為標乎



是非何顧慕乎隆替飄縷宜入醉御來自識天人之際唐文士於尊姐頃刻之間作此等大篇之文豈不偉哉

### 漢鵠雀辨

漢黃霸傳鵠雀集丞相府鵠字音芬非音曷也今人例以曷字讀之誤矣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賁所著之鵠而師古注曰蘇說非也此鵠雀音芬本從鵠字通用鵠似鳳也若夫鵠雀之鵠青色好鬪不止俗謂之鵠雉音曷與此鵠雀音芬者不同故志之以正訛舛

### 晉志之誤

予昔與婦弟羅君玉同讀晉書君玉曰崧康之誅於晉文帝執魏柄之時疑不當傳於晉向秀卒于魏世其傳亦然又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傳與崧康書者皆當考

### 錢載年號之始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復古宜改鑄大錢之載年號以託其始鑑遂以錢載年號始於此余按社佐通典歷叙古今錢幣之制載



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  
則是錢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孝建也孝建元年甲午  
距後魏孝莊永安二年己酉鑄永安五銖錢之歲凡  
七十有六年紀載昭昭豈可謂始於永安鑑讀書不  
精誤以高恭之奏請載年號以記其始遂以為事始  
於此不知高之奏乃謂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事始  
也此固可笑矣又查中國正統之年號事始取諸北  
狄偏聞之朝見識何汙下耶恐後學承訛襲舛不得  
不辨

銅鼓始於漢

余嘗見陸游務觀筆記有云予初見梁歐陽顛博稱  
顛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  
及予在宣司見西南夷銅鼓頗精祕閣下古器庫亦  
有二枚此鼓乃南蠻用之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  
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如上皆陸放翁之筆  
弟余嘗觀東漢書馬伏波傳云授征交趾得駱越銅  
鼓改鑄馬式上之詔置宣德殿門則銅鼓已見後漢  
傳非異書也陸氏謂梁方珍貴已失之矣而歐陽生



自梁距漢世未甚遠而謂歷代所無尤可討焉

王會貢賦兩圖之異

東坡有閩立本職貢圖詩注引譚賓錄載正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顏師古奏昔周武王時遠國歸款乃集其事為王會篇可圖馮遺後為王會圖詔令閩立本圖之及考唐書亦同謂之王會圖至武宗時點馮斯君長來朝李德裕上言有詔為續王會圖即無職貢之名而所謂職貢圖者見於秘府犀玉帖中李公麟所述云梁元帝時蕭繹鎮荆時作貢賦圖狀其

形而識其土俗首虜而後蠻凡三十餘國唐閩令作西域圖兼彼土山川而絕色伽梨凡九國中有狗頭大耳鬼國為可駭皆所以盛會同而奢遠覽亦貢職之流也元祐元年六月望日李公麟畫于奏邸竹軒詳此則是貢職圖乃蕭繹而王會及西域圖乃閩立本也坡指職貢為閩所圖誤矣

紙筆不始於蔡倫蒙恬

傳記小說多失實只如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蒙恬乃秦時人而詩中已有彤管謂女史



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  
則削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侯云玄龜負圖出周公  
授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  
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尚矣馬大年乃附  
會以為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而始用  
兔毫耳殊不知莊子書中有舐筆和墨之句則以毫  
染墨明矣竹筆豈可舐耶莊子在秦之前筆非造於  
蒙恬明矣况崔豹古今注蒙恬之為筆也以柘木為  
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亦非謂兔毛竹管也則又起  
可謂兔毫起於蒙恬耶此端由說文秦謂之筆一句  
以誤後世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  
赫蹏書注謂赫蹏乃小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漢恐亦  
非始於蔡倫但蒙蔡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紙  
筆始此二人則不可也

### 漢四皓歌同異

古今樂錄四皓隱居南山高祖聘之不甘仰天歎而  
作歌按漢書四皓耶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  
生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皓為



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乃作歌曰昊天嗟嗟  
深谷逶迤樹木叢叢高木崔嵬窟居穴處以為帷茵  
焯焯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此載於先  
秦文章及文指世皆見之矣然余讀皇甫謐高士傳  
云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藍由山作歌曰漠漠高士  
深谷逶迤焯焯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  
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兩歌云有不同然高士傳之歌尤勝故併錄之  
辯蘭亭不失選之失

林之奇少穎編觀瀾文序曰文選不收蘭亭訛識者  
以為遺恨又陳正敏遜齋閑覽云王右軍蘭亭以天  
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然絲竹管絃語亦重  
複余謂陳氏之說陋矣周公作時訓以二十四氣定  
七十二候三月為清明節即明也言氣候當辰為出  
火清且明也非天朗氣清而何且張平子歸田賦曰  
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蕭統亦歸田入選而遺蘭亭正  
東坡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而陳氏又附和以絲竹  
管絃重複之語不知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絃孟



堅注已作四義又舜有白玉琯唐賀懷智琵琶以鷄  
鷄為絃之類非必絲竹而後可以為絃管也豈是以  
病右軍之文故識之以一洗蕭陳之陋

### 坡註之誤

坡公元脩菜詩自序云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  
巢元脩嗜之且云使孔北海見之當復云吾家菜耶  
蓋謂楊梅為楊家果孔雀為孔家禽事耳然此非孔  
北海所言亦非為楊德祖而奔蓋孔融字文學為北  
海太守楊脩字德祖俱漢末同時人並為曹操所殺

有傳在後漢書俱不載此事獨世說言語門載梁國  
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  
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  
兒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君家禽其注云王隱晉書  
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任至廷尉卿即  
不曾注云楊氏子乃楊脩也今晉書自有孔坦傳仕  
于晉元帝成帝時距孔融楊脩之死近百年矣豈相  
于耶巢元脩一時誤舉以為孔融坡遂因而筆之於  
序固失契勘矣而趙次公者注坡詩乃妄云世說注



楊氏子楊脩也而又注贈僧惠表之詩則又直指云  
世說孔融指楊梅戲楊脩曰此君家果不知何所憑  
證而敢如是胡說趙公如此類者甚多姑舉其一以  
為不揆箋注者之笑

五平五側體

西清詩話載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置酒潁  
河上晏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枯桑  
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耳聖俞既用舟遂作五側  
體四十字寄公如月出斷崖口影照別舸背云云固

為佳作然晏只引一句而梅賦全篇已覺辭費余又  
嘗觀陶淵明詩萬簇各有託韓文公詩此日足可惜  
杜工部詩寂寞白晷闕皆傑句也其餘諸家五平五  
側句甚多至皮日休陸龜蒙又有五年五側唱和在  
松集陵中藉曰餘子餘紛不足數而陶杜韓之句可  
忽乎梅晏俱號博洽而俱云恨未之見何耶又所賦  
之詩果能掩三子之作子余疑於是不得不識之

陵後二物

前輩筆記小說固有字誤或刊本之誤因而後生末



學不稽考本出處承襲謬誤甚多今略舉其一端如  
馬大年永卿著嬾真子錄辨王逸注楚辭以菱為蔞  
秦人曰辭若之誤當矣惜其字有差誤義遂不明永  
卿謂爾雅辭若莫先注英明也或云蔞也閩西謂之  
蔞若字音皆又云蔞厥擗注今水中菱此皆馬所記  
也今余考爾雅正本則云辭若莫先注英明也此明  
也或曰蔞也非從及至蔞厥擗然後從蔞注水中  
菱也則是蔞與蔞其為二物不同王逸誤引陸生之  
蔞曰蔞若而為水中之蔞其失明甚而馬又併以從  
大年之誤尤可哂也

### 酒價緋魚

水兩蔞字文證且誤以莫先英明為莫先英明此馬  
大年之誤尤可哂也

丁謂參知政事真宗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升  
三十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又蔡絛廷試第一俄召對  
徽宗問唐京官五品方賜緋佩魚借緋即不佩國朝  
因循其制絛對曰在唐借緋亦佩魚因誦白居易詩  
為證曰親朋相慶問如何服色恩光反初投老喜



拋黃草峽眼明驚折紫泥書便將朱紱還鈐閣却着  
青袍侍玉徐無柰嬌癡三歲女遠腰啼哭覓銀魚上  
尤喜其對之捷二事正相類但佩魚之對尤切於典  
故信大臣古對不可無學也謂字謂之姑蘇人疑字  
文饒河內人並見於曾慥詩選紀載後余因看李太  
白詩有金尊美酒斗十千之句以為李杜同時何故  
詩句所言酒價頗異客有戲象者曰太白謂美酒耳  
恐杜老不擇飲而醉村店壓茅柴耳生皆大笑然亦  
近理也

阿房宮賦善用事

杜牧之阿房宮賦長橋卧波未雲何龍正本元是雲  
字後人傳寫之訛云未嘗何龍殊為無理杜之意蓋  
謂長橋之卧波上如龍之未得雲而飛去正如蛟龍  
得雲兩恐終非池中物之義若如以雲字則不惟無  
義兼亦錯誤讀龍字了左傳龍見而雲注謂龍星也  
非龍也龍星未見則不之雲今日未嘗則龍當未見  
何形可見龍又星名何有於長橋之勢哉又此賦善  
於用事凡作文之法經可證史史不可證經前代史



可證後代史後代不可以證前如阿房宮賦所用事  
不出於秦時只烟斜霧橫焚柰蘭也兩句尤不可及  
六經只以柰蘭為香如有柰其馨其臭如蘭蘭有國  
香是也楚詞亦只以柰蘭為香如柰漿蘭膏是也沉  
檀龍麝等字皆出於漢西京以後詞人方引用至唐  
人詩文則盛引沉檀龍麝為香而不及柰蘭矣牧此  
賦獨引用柰蘭是不以秦時所無之物為香也只如  
近世文人作漢宮詞婕妤怨明也如曲而引用梅莊蓮  
步字尤為可笑此皆齊末以後事漢時寧見此而効

之耶劉觀堂所謂不善用事為事所使殆謂此也

### 二月無絲

聶夷中傷田家詩最得風人之體但二月賣新絲恐  
當作四月蓋二月則桑尚未生戴勝降於桑乃三月  
內節所在必於此時蚕事方盛蓋月令蚕事乃在季  
春之月而祭義蚕歲注亦云三月月盡以後豳風蚕  
月條索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耶當是四字傳  
寫者訛刻盡耳其四五月糶新穀却有之

### 父子同名可各



古今同姓名者多矣而祖孫父子同名為可咎論語

已有兩南宮适漢世已多至晉而尤甚如兩劉毅晉

時一劉毅晉末又西周撫同時一為彭城內史反即

有一劉毅皆有傳王履仲兩孫秀一為吳降將秀見陶侃傳兩解系

將有傳解系見於陶璜傳一兩周訪周訪得時有與訪同姓

訪奮擊之兩王愷一王愷武帝之舅與石崇爭後有

吏皆走王道兩王渾王澄王渾大京人及平吳功封子澄為

子曰澄人傳而澄有傳又唐文宗詔以韓翃知制

誥時又有一韓翃為大守帝書翃寒食詩一絕云與

此韓翃總同時而同姓同名無足怪也然容齋隨筆

載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此祖孫同

名也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父靖學優

不仕此父子同名也余謂魏安同之祖孫兩名諱曰

元魏乃北狄之俗不足以禮義貴之而羅君乃中華

人又既號為處士乃至父子同名烏得而借處士之

號耶視司馬遷以趙談與父同名而稱而同子豈不

萬萬相遠哉

班氏當從班



山谷云班氏以聞穀於菟得姓凡班姓皆當從班史作班誠也

坡文之妙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耘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此乃槩槩劉禹錫何卜賦中語曰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泓者之吉沂者之凶同執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糝之厄坡以一聯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至如前赤壁賦尾段一節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至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却只是用李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聯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奇妙也

表忠觀碑體孝門銘

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為岸至制曰可而系之以銘其格甚新乃倣柳柳州所作奇州安豐縣孝門銘蓋以忠比孝全用其體制且柳宗元孝門銘史臣既全載於唐孝友傳文甚典雅蘇軾表忠觀碑視柳有加宜乎金陵王氏以太史公所作年表許之二文



音意其允合於史法矣

周子愛蓮說如屈原橘頌

左傳云譬諸草不吾臭味也屈王平離騷經一篇之中固以香草而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橘頌一章朱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橘踰淮為枳也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移徙也末乃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為像而效法之亦因以自託余因文公之言而謂濂溪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為花之君子亦以自况與屈原千古合轍不寧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

百字詠橘詠蓮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蓋心誠之所發越萬物皆備於我之所著形見可敬也讀者宜精體之

正符過封禪文

司馬長卿封禪文典雅為西京之宗然未免託符瑞以啓武帝之侈心君子已耻之其後楊雄倣之作劇秦美新尤為可耻班孟堅典引亦引符瑞以效尤唐人作玉誥實紀以美元宗尤淺陋及柳宗元正符謂受命不于天子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吳仁惟人之仁



匪祥于天茲為正符哉未有棄仁而久者也未有恃  
祥而壽者也遂一洗前作之陋為可喜也

### 大小各適其性

莊周之書有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又曰鵬搏扶搖九  
萬里而風斯在下蓋齊物之論也後世有本其說而  
賦之者如張茂先賦鷦鷯自譬甚小李太白賦大鵬  
自譬甚大皆適其性而已不出莊周齊物之論耳

### 漢唐史取當代之文以為贊叙

國朝宋祁新唐書藩鎮傳序全載杜牧守論一篇實

體班固項籍傳贊全載賈誼過秦論一篇蓋守論乃  
藩鎮之事實而過秦實項氏之張本不嫌取當代詞  
人之文而證之然司馬遷亦嘗取過秦論而贊秦紀  
矣但沒賈生之名而書其文幾若捨人之善曷若班  
氏直下贊云昔賈生之過秦曰云云搏如蛟縛虎之  
子何必皆自己出宋公用其體尤為歐公之所稱美  
匪惟班宋擅一代之史筆而賈杜二子之文益有光  
於信史矣

### 六出四出花



呂氏春秋云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古今莫  
喻其理獨朱文公謂地六為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為  
花故六出或言花中惟宮桂四出之異余謂土之生  
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  
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  
秋云此桂之在離騷以喻君也先師魏鶴山宮桂詩  
云虎頭點點開金粟犀首累累佩印章自注云顧虎  
頭善畫金粟佛公孫衍佩五國相印真善借喻而體  
物矣余亦嘗賦宮桂云四出花中異三開格外芳名

高評月品韻勝霸秋香或者頗許之以為弗可移賦  
他花木也

加田

周禮司勳惟加田無國正加田如今之加食實封也  
中書繳詞當始於唐人

邵氏聞見錄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國朝康定  
門富弼知制誥封還詞頭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公始  
又王鞏聞見錄富弼知制誥封還遂國夫人詞頭朝  
論謂無近比然無是弼以余考之則是殊不知續通



典中所載長慶元年中書舍人白居易繳還獨孤劄  
漫造李肇玉鑑四人徐刺史詞頭云臣未敢撰進則  
唐中書舍人已有封還詞頭故事非始於本朝富弼  
也王鞏邵博俱魏該洽之士而俱不知此何耶

唐給事中草制學士不草制

吳曾漫錄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  
頭上問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  
盧祀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故成袁高之  
志云又韓滉金鑾密記曰崔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扶

李茂貞起復作相滉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中  
人以詞頭投滉曰學士無以性命為戲滉不答扁戶  
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  
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弗為貽範朕不拒滉不草制  
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至范蜀公東齊記事實  
宗欲立章獻為后楊文公不草制章獻既立楊文公  
億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留請假榜子與孔目官而  
去學士不肯草制自唐韓滉始也

折梅遣使始於諸發不始於陸凱



荊州記謂陸凱與范蔚宗相善凱自江南遣使寄梅  
花一枝詣長安與范蔚宗并詩一絕云折花逢驛使  
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後世紛紛舉  
用多矣皆以陸范為謬不知劉向說范也動越使諸  
人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者顧左右曰  
烏有一枝梅乃遺列國之君則折梅遣使始此矣

學齋佔畢第二卷



